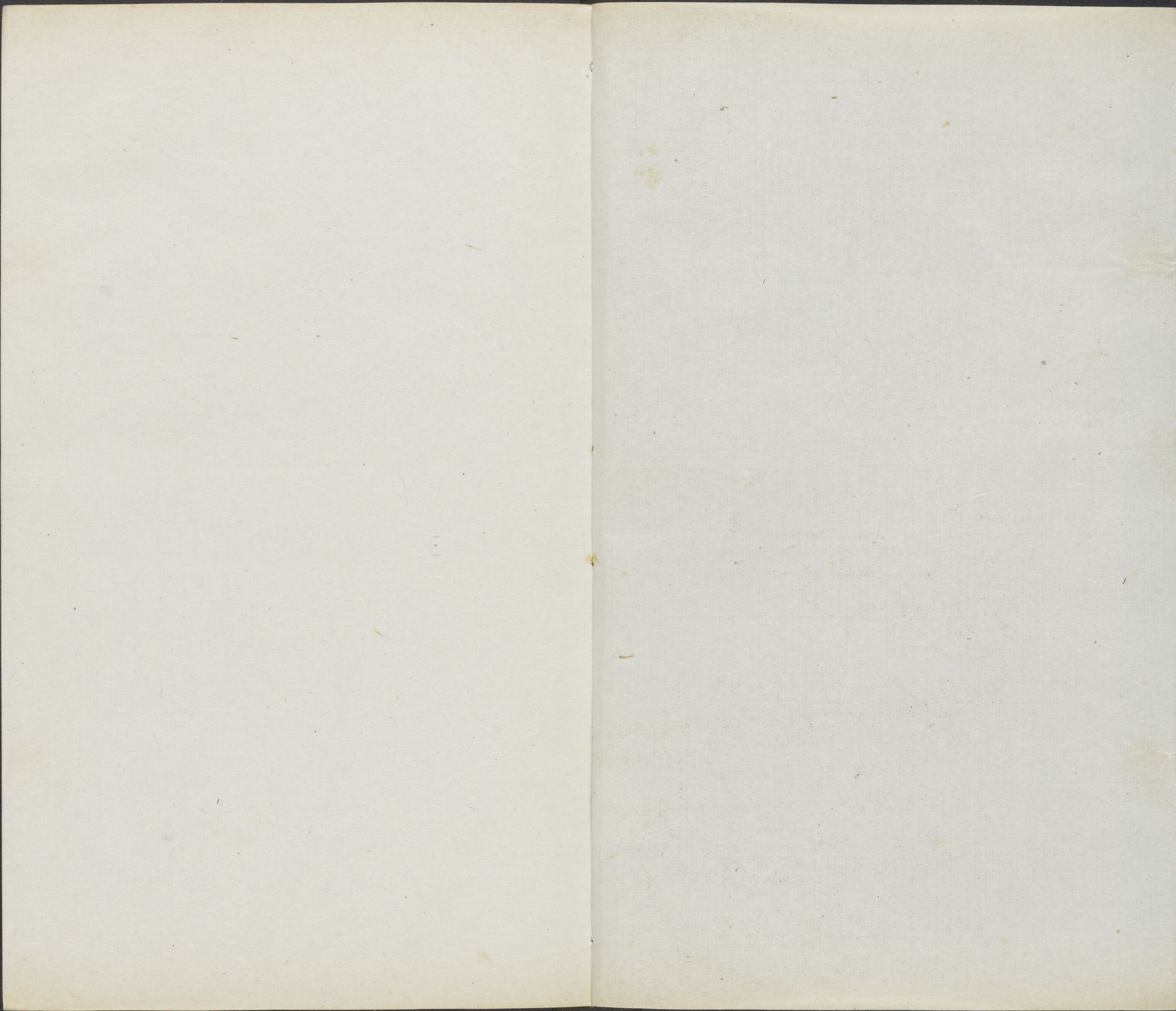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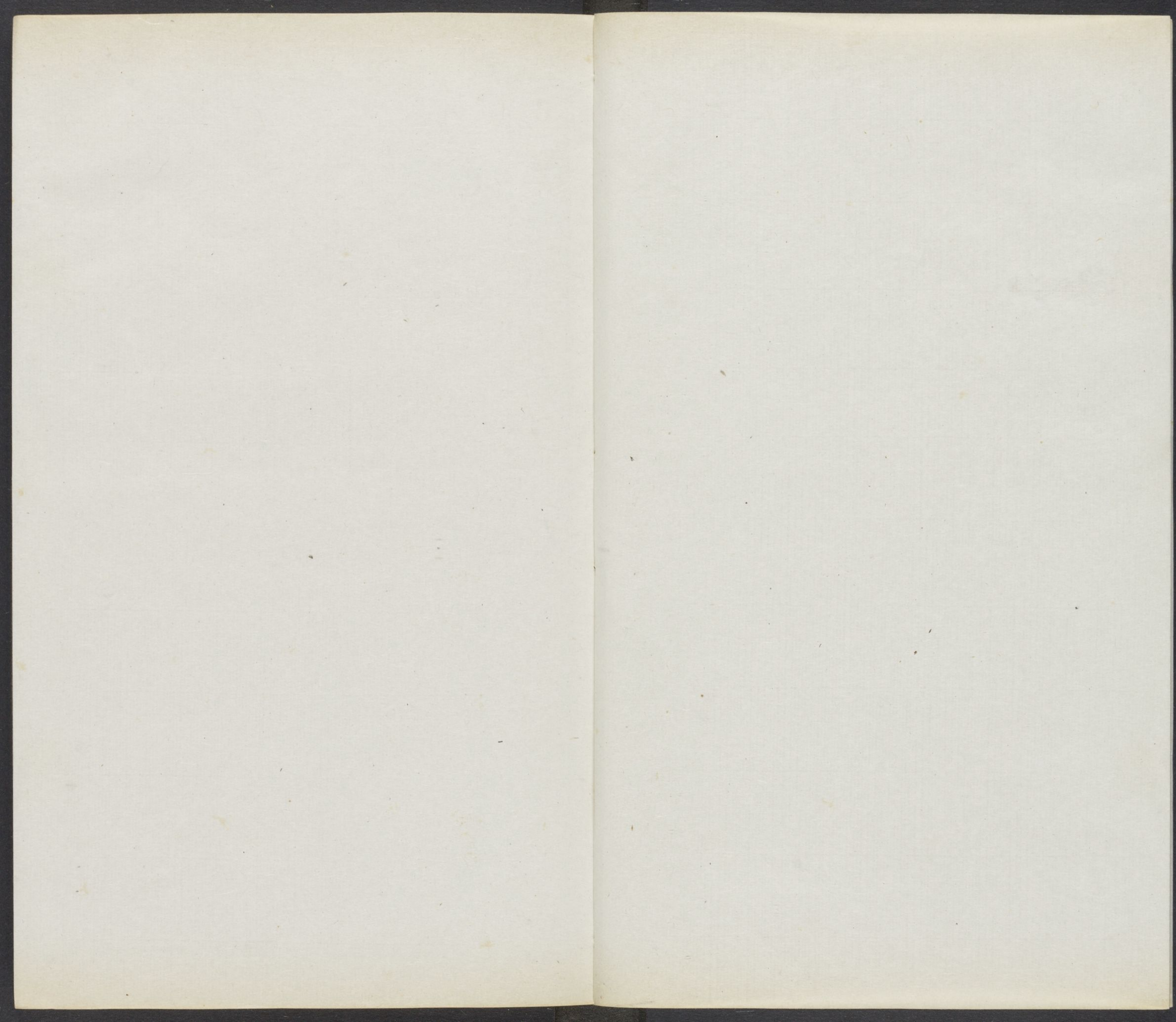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26 1930

3

T Ch L 9155/4481





讀書雜述卷九

讀經

詩三百篇思無邪足以蔽之禮記四十九篇毋不敬足以蔽之書五十八篇允執厥中足以蔽之易三百八十四爻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足以蔽之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蔽於孟子之一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純亦不已者也聖人之事也然學者無不可自彊人心各具一天也



小陽李鎧惺菴著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所以
動而有悔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蓋曉然
於窮變通久之故而處之有道何亢之有何悔之有
易曰修辭立其誠修辭謂擇言立誠謂篤志言與誠恒
相須也矢口而談此心不復檢束是不誠矣又何足
以居業耶

初六履霜堅冰至本義曰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
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小人
陰類其始進也何嘗遽禍人家國而養成其惡以馴
致於不可遏則辨之不早辨也聖人著履霜之戒所

以扶陽抑陰謹小而慎微者至矣

龍戰於野禍烈矣然不過由履霜馴致之陰之滋長至
微至危故初六謹其禍於始上六著其禍於終也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以
是知聖學精微皆原於易特於乾坤二卦發之者聖
人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四其去位而隱者乎觀文言之天
地閉賢人隱可知已使有官守言責安得籍口結舌
如括囊哉沒世無稱君子所疾然身既隱矣奚以名
為此無咎無譽之所以遠害也

東漢之季正賢人高隱之時諸君子乃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譽非不高禍乃最烈違括囊之戒者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乃欲妄動以濟屯有即鹿無虞入林中之象曰入危之也有幾焉惟君子辨之於早也不如舍及時舍之未晚也往則終昧於幾取吝必矣自古竊發割據之徒不審時度勢而狡焉以逞未有不自取滅亡者故著之以為戒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夫無虞何以即鹿遂從之者貪禽也君子見幾故舍之貪者

必往禍乃大作周公曰吝孔子益之以窮凡所以戒貪也

見金夫不有躬女之蒙若此醜孰甚焉士大夫亦有蒙者枉己徇人詭遇以希榮利是也然則君子固窮必若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而可乎不然一行偶污百身莫贖貽無窮之悔也已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當是時險平難解而天下治矣則休養生息上下和樂其需於酒食之象乎大象亦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蓋需之義貴相安於無事而無取乎刻急之為初非以燕衍

言書卷之三
三
飾太平流涵而不返也故繼之以貞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之前
曰需訟之後曰師爭飲食之微召兵戎之釁勢相因
而無如何也聖人見夫天地闢而蒙昧開嗜欲興而
爭奪起故於屯蒙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從言從公言
出於公為訟不可以誣妄為也故先之以有孚然孚
而窒焉乃訟不窒不訟也方訟之勝負未分也能無
惕乎惕而得中吉之道也至曲直既明夫亦可以止
矣不止而終極其事則凶也此為訟者言之也而聽
訟者必剛明中正而後直者伸故利見大人訟非善

事擇地求安涉大川置訟之象行險僥倖者也故不
利然則訟者勢之所不能已也聖人欲使人無訟故
反覆誥誡如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一生水非相
違者而天上水下有違行之象訟之由也夫訟不起
於訟之日而萌於作事之始禍難之端豈在大乎涓
涓不息流為江河此君子謀之於始而訟端絕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有慙忿無遂心故雖訟而
不永微愬而不敢大爭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
小言則易釋初其過而能改不遠之復乎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不克訟訟不勝也曷言乎不克二所訟者五也下訟上義不克也知義之不可歸而逋焉或自處之道乎然强大跋扈或據邑以要君猶競也難乎免矣邑人三百戶則卑約之至曰无眚必如是而後免於眚也垂戒深矣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上九終極其訟者也夫訟非和平之事不永則吉終則凶未有訟不已而錫之鞶帶者即或強辭取勝服命加之然非所據而據人之欲褫之者終朝之間且至於三可恃乎哉夫子曰以訟受服有必褫之

理即不褫亦奚足敬醜之殆甚於褫之蓋小人肆強終訟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絕也

能以衆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者也可以以王王者之師也

師左次无咎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嗟乎師危事苟可以止而止猶訟之不可以終也聖人以退舍為无咎蓋深惡夫偉進者之喪師辱國特於毒天下之事寓仁天下之心也

師終行賞有功者不盡君子於小人胡靳焉然小人有

功富貴之可也開國承家畀之權授之政則斷斷不可嗟乎小人有功且不可用聖人蓋逆知用之必亂邦後世顧無功亦用之豈不大惑且小人量狹而氣盈心邪而識淺富貴終身其福也一旦乘權秉政恃功而驕流毒天下固不忍言而小人身家之禍亦不至無噍類不止則自古之用小人者亦姑息之愛也已矣

顯比比之道大光顯也王者何以得此於天下豈嘗暴其私恩小惠違道以干譽哉盖有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三驅解網之仁也失前禽來不拒去不追也邑人不誠喻上意不警備也如是而後吉則禽圍而盡取之且使邑人備禽如備敵者其不吉亦明矣而何疑於比天下之道乎夫汲汲於天下之比固有薄海內外悉臣悉妾者矣然而弗顯也顯比者無心於人之比而天下歸心者也其吉也王道得而王化行也

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泰與否君子小人實主之天運耶亦人事也保泰之道其惟親君子遠小人哉
否泰相尋自然之常理而留心世道之君子則不敢委

之自然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思
深計遠以扶陽而抑陰庶幾無城復於隍之憂而有
苞桑之固矣乎

否小人得志之秋也夫人當之何亨之有然大人卓然
以道自處絕不枉已徇人苟圖榮祿身雖否而道則
亨矣使當是時而昧於險德避難之義與羣小伍身
何遽不亨其如道之否何哉

否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者矣而聖人以為包羞
何也蓋小人以讒佞之資乘得為之勢非不履豐席
厚赫赫一時然兇狠邪濫之情狀卒不可掩由君子

觀之但覺其可羞焉爾

謙亨君子有終程子曰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
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然則
傲為凶德其不克終亦明矣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謙
之道德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蓋無適而可人而自滿長傲不
畏人獨不畏天地鬼神耶

六二鳴謙誠於中形於外者也故曰貞吉夫謙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
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嗟乎大臣立人之朝
羣望其為祥麟威鳳顧下比於貪而畏人之鼫鼠耶
聖人以醜之者惕之大臣可不慎乎哉

君子言有物則非浮言行有恒則非偽行言行相顧而
身正矣正身教家之本一言一動必兢兢乎慎之其
為教家不已至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初家道之始也曷閑之閑之以禮而
已家之失序而無別害義而傷恩禮教不足故也閑
之於早則門庭之內咸習於禮而秩然矣又何至於

悔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人太嚴急
而至於嗃嗃時過事遷亦或自悔其厲然卒令家道
整齊人心祇畏則吉甚也若婦子嘻嘻是和樂無復
制限而禮法蕩然矣能免於吝乎是故治家者與其
溺愛也寧嚴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究而言之
治家之道誠敬二者而已一家之中匪誠胡格且夫
愛勝威恩掩義非瀆則慢矣家欲不亂得乎有孚誠
也威如敬也内外交持保家終吉之道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夫小人情狀至不耻不
畏不勸不懲惡亦極而末如之何也已矣然能小懲
大誡則僅滅趾而無咎聖人於小人何嘗不許其自
新曲示以轉禍為福之道而無如改絃易轍者之寥
寥也悲夫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
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
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夫善無
小大積之可以為聖人君子惡無小大積之遂至於
罪不可解為天下僂笑經言戒小人未有如此之直
截沉快者吁可畏哉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
聽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然則逆耳之言其藥
石也夫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持盈之道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臣咨傲莫切於此大臣舉
職與進說於其君尤當惕明斯義庶成交泰之象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者蓋聖人原以德化民至不得已
而有刑特輔教所不逮耳故又曰刑期於無刑民協

於中時乃功後世不師此意治之所以不古
臯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人之
言賴及萬世司刑者其敬用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之所以
為治聖賢之所以為學皆發源於此

無稽之言浮而無據者也聽之害理弗詢之謀專而不
公者也庸之妨政勿聽勿庸千古炯鑑

滿招損謙受益易所謂虧盈而益謙也推之人事莫不
皆然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虞帝戒禹之辭也夫面

諛背非人臣之大不敬禹寧有是哉帝顧切切戒之
然此猶君戒臣也虞帝大聖人何至於慢遊傲虐禹
則引以致傲而不厭其詳何也蓋古者君責難於其
臣臣責難於其君寧甚其辭以為未然之防而不敢
因循苟且俾後之忽入於此也於戲此虞帝之治之
所以不可及也歟

甘誓之辭簡而嚴

若朽索馭六馬危有甚此者乎敬則持其危而安矣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古者無
不可諫之人不諫至比於不恭且罰焉勸諫何其密

也

有過而不決去之若吝惜者然改過不吝想見湯之智
勇

能自得師者王百王不易之大法也

與人不求備恕也檢身若不及誠也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與劓征刑不恭同旨而具訓
於蒙士意尤深遠明昌言之理於幼學之時所以收
直諫之忠於服官之日也古多諍臣其以此夫

慎乃儉德帝王保世滋大之道也士大夫用之可以立
廉學者用之可以守約

慎終於始帝王之祈天永命學者之迪德修身一也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安知非藥石也遜安知非鴆毒也聽言者衷於是
而已矣準諸道而已矣

弗慮胡獲思之不可不慎也弗為胡成行之不可不篤
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一者粹精不息之
謂二三則中無所主而雜矣故趨吉避凶之道莫要
於立誠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夫藥可

已疾瞑眩則非人所堪言足以匡君至苦口逆耳則非人主所樂聞也然不瞑眩疾卒弗瘳不直言極論則不足以決是非清視聽其不至如跣弗視地者之俛俛何之一蹶而傷其足也幾希矣高宗勤勤納誨喻言之切至此此所以麴蘖鹽梅相濟卓然為商之令主也歟

木非繩奚正諫則引后以繩墨者也良工也從之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不亦聖乎然則為聖人不難稽於衆舍已從人而已矣

惟口起羞言非以取羞也一不慎羞隨之矣

有其善喪厥善為善者去其有之心而可矣矜其能喪厥功立功者去其矜之心而可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兵事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憂農事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害舉一二以例其餘也愚謂為政先立紀綱為學先明義理士必學優而後仕朝廷必論辨而後官材皆有備之義一啟寵則伺我者衆而侮將至人侮之若已納之矣過誤也恥之斯改之耳因而遂之則其非也得無果於作之乎是故遠侮務絕其私恩去非必懲夫逸志善乎傳說之告高宗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蓋聖人

之自治與治天下未有明其理不見之事業者知君
之當仁則止於仁知臣之當敬則止於敬知天下之
大利則汲汲焉興之知天下之大害則汲汲焉除之
知天下之人之賢不肖則汲汲焉進之退之是故學
則道備厥躬治則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不然空
虛無用非聖人之學又豈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哉曰
惟艱與禹言克艱同兢兢業業無忘乎一日二日萬
幾大臣告君當如是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曰
遜志虛以取益於人也曰務時敏恒以取法於天也

曰厥修乃來人欲盡而天理見若泉之源源而來也
曰允懷信之篤而拳拳服膺也曰道積於厥躬逐事
物而積之累歲月而積之道乃實有諸己而修身也
說命言學詳密而有序如此

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先王建
中之成憲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先王用人之成憲
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先王治天下之成憲也監之
則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善吉之類也吉人性與善相習惡不足以奪之故其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性非不善但陷溺既久利於為不

善而不利於善因而避善如仇其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箕子陳洪範本之天道極之人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莫備於此

皇建有極盡人倫之至而已而敷錫則下及庶民訓行則近光天子聖人與民無不同之心無不同之理也洪範備易理者明用稽疑念用庶徵是也備雅頌體令人涵泳不窮者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十四語是也

聖如武王慎德亦至矣西旅貢獒即受之何至有玩人玩物之失哉而召公作書以訓則惟恐自時厥後後

於耳目之好作無益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以珍禽竒獸之故紛紛擾遠人而生民莫保厥居者一篇之中多危詞焉蓋古人消患於未萌故隨事納誨以致其惓惓如此此所以久安而不危長治而不亂也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夫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固不受狎侮而盡其心小人則何知乎而亦罔盡其力可畏也是故明王祇厥身慎乃有位小大之臣臨之罔不敬其於民也視天下匹夫匹婦勝予而不侮於鰥寡

旅獒多名言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敬小而慎微乎

言書卷之
四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慎終如始則幾矣

弗肯堂弗肯播喻言深切為人子者讀之固可明立身保家之理為人父者讀之亦可淡求田問舍之心

康誥言恫瘝乃身繼之以敬得憂勤之本矣又曰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未有上不勞而民乂者也長民者日

三復斯言民其有瘳矣乎康誥罪不孝不友乃在元惡大憝之上蓋貪暴者罪止

戕民不孝不友則天理滅而人道絕矣故刑無赦然三代而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猶王法所必

誅若弟弗恭兄不友弟則後世踵相接可勝罪乎即或治之不以為大惡亦可以知禮教之衰矣先王

峻其罰與不孝等此所以人倫明於上民知親親長長畏法而卒不犯也歟

記曰夫酒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禁之甚矣無彞酒而可若聖人之不及亂德將無醉者也

酒誥之作戒夫羣飲而佚者酒於酒喪厥德自速厥辜者若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大克羞者乃飲食醉

飽此孝子之行古雍睦之風也豈王者之所戒哉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聖危明古大臣之道也曰奈

何弗敬古帝王祈天永命未有不本於兢兢業業者

也

召公曰無遺壽考蓋老成在位則左右便佞之人不得售其陰柔之術而少年新進亦無敢逞其臆說變亂王章君德於是乎成就朝廟於是乎肅清壽考之於人國詎曰小補之哉

民曰若何也險莫險於此耳顧而畏之何也險斯畏畏斯疾敬德而若者誠爾思深哉召公之告王也

洛誥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古者褒賞之典教寓其中故一出於公而不敢私後世有功者不賞賞顧濫及至朋比而莫可詰於是賞罰之大權不足以

勸天下而相率為偽風教亦少衰焉則敬用周公之訓而可哉

洛誥丕視功載賞經營洛邑之功甚盛典也後世勤勞疆場乃酬厥庸於營造則略之漢興蕭何治未央宮成史不言賞豈高帝方有事於戰勝攻取未暇及其餘耶抑終以其侈而少之耶厥後非無賞者顧不得與武功等且未有建都之始君臣相告戒汲汲於奉天和民如洛誥之詳且切者此亦可以論其世矣無逸帝王之心法也先知稼穡重念民依則周之所以興而帝王治天下之本洪範建用皇極必先之以農

用八政其以此夫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狂悖亦甚矣然古今富貴人子孫耽於逸樂不自以為非反議先世為不足法者豈但劉宋後人而已乎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然則王者早豫教其勤勤於康功田功士大夫為子孫計久遠亦必使之服習勤苦毋逸毋諂而後可也

聞毀言不怒學士大夫蓋難之况君天下者乎今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罵汝則自敬厥德而不責於人已未有是愆也誣之斯受之曰此我之愆也允若是夫

豈但不含怒而已且將以愚賤之是非驗吾身之得失若惟恐一言之忤遂不復聞其過者是何如主也當是時其自反也虛以公其待人也厚以恕國家之治忽安危斯民之休戚利病其誰或壅於上聞而君德之廣運不亦蕩蕩乎天地之大昭昭乎日月之明也乎而不然者人或譸張為幻曰怨汝詈汝必且輕聽而誤信之信之而不寬綽厥心未有不紛紛蔓引罰無罪殺無辜者夫至於誅殺無當斯怨業於厥身而可畏之至矣周公告成王乃所以垂訓萬世也夫蔡仲之命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鳴呼此君子小人之昭昭者也君子之心公公則善
之外一無所為或尊主而忠或庇民而惠或守節而
廉或交贊而讓以至立一事建一言其孳孳於善而
不敢康也跡安得盡同而歸於正紀綱厚風俗治天
下使不亂則無不同若夫小人徇欲而私者也私則
勇於為惡而不知其他以之事上則佞以之使下則
苛以之希榮寵則工以之當大事則懦甚至紛更良
法流毒正人終日為之不少悛者亦安能比其惡而
同之而充其惡之量足以禍人家國以歸於亂則一
也故夫擇術者務從善而遠惡用人者其尚清乎治

亂之源哉

立政之檢人非周官所謂利口亂厥官者耶周公不之
以而孔子惡之喋喋於口者之見擯於聖人也久矣
禹作司空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
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不惟其官
惟其人也嗚呼盛矣

虞書言刑不言兵寇賊姦宄統於士而已迨有苗弗率
命禹徂征禹乃會羣后誓師無專官也湯以征誅得
天下掌師旅之官商書頌不載至周官乃有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文然井田之制不獨寓兵於

言書彙選
農亦且寓將於卿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
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春秋好戰亦極矣時
猶以卿大夫將軍未嘗若後世將帥之紛紛也命將
帥選士厲兵僅見於月令則秦法耳夫自庖羲氏畫
卦已有行師征國邑之理然三代以前未始無征伐
而武臣不專設亦可知師以毒天下聖人之所不得
已故尚德之世刑不能概措不用兵則非其所汲汲
也

學古入官有餘師矣不學則墻面不免耳而蒞事惟煩
何也蓋典常之理至簡且易顧難為淺見渺聞者道
也昭昭則志壹昧昧則神昏又何怪乎紛紛督亂以
擾民而害政耶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豈獨戒卿士哉帝王之建業學
者之成仁未有不決於當幾者不然時過而功隳事
往而名敗乃始悔前此之誤也亦已晚矣

位不期於驕祿不期於侈卒驕且侈者中無所主而積
漸以至此也何以主之厥惟恭儉然恭儉者德之輿
載以偽則又不可夫偽之不可作豈特恭儉哉大凡
作德誠於中形於外心何其逸也逸斯日休休焉作

偽不根於心而貌為之亦勞矣勞於心不既工於為
偽矣乎顧昭昭而莫之掩適得其拙焉耳蓋偽之不
善與驕侈等卿士保祿位於罔替者不若是也

居寵未有不危者思之深畏之至其免矣乎不然且入
乎憂患之中而不得出也

勢可忘也不可依也曰依勢如有司依己之勢依上官
之勢與人臣依權要之勢皆是也威曰作不必作而
作者故曰無依勢作威法可守也不可倚也况因以
朘削之乎後世借公法罔私利徃徃如此故曰無倚
法以削

辟以止辟乃辟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也不然無輕言辟
必有忍其乃有濟勇者也有容德乃大惟仁者能之
留侯之於圯上老人韓侯之於少年皆庶幾乎有忍乃
有濟者生乃與噲等伍何其不能容耶此韓侯之所
以敗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考績程功之常法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則教行乎其間矣

富民平天下之奉王政均平富可知已刑罰國家之大
柄務咎則民何所措手足康王之誥曰丕平富不務
咎文武之道百世之師也

政貴有恒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也歲易月更其何以令天下

畢命曰辭尚體要蓋帝王之訐謨訓誥將以導民式化無取乎繁重而冗長也西京諸詔最簡質近古後漢華瞻厥後靡矣辭之日異月新勢使然也崇尚體要以反本復古非今日持文柄者之責哉

利口德之賊國家之蠹也曷賢乎耳商俗之靡靡至此禮國之大維先王以之坊民况世祿之家乎世其祿不世其禮於是陵有德悖天道敝風俗長奢麗誠有如畢命所聞者矣康王當周之極盛傳聞古語早有萬

世同流之嘆繼自今又何怪禮教之陵夷衰微以至於盡也噫

天下之美何限殷庶士服美而侈於人其中之不美可知也不稱其服者也

畢命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推原純臣之用心當如是也雖然名可偉致後世之名則實至而歸之者也今使為人臣者懼天下後世之非議而汲汲於顯名於是勤勞家國勉就功勳子孫黎民賴及數世而其人亦聲施爛如垂之永遠始未嘗無名之

見存也乃所建至此則又曷可少哉

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喻言之至危者然臣以此說進而上不聞則危上日抱此心而求助於其臣未有不轉危而安者也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工於悅人者也吉士道足以匡其君才足以贊其長而不枉己以自炫者也簡僚佐者釋彼取此君子哉

僕臣左右贊御焉耳非所謂論道弘化者也乃其人正與諛主德之成敗因之用人可不慎乎哉古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面諛之臣則遠之惟恐不速此所以

出入起居罔不欽而啟心沃心日祇勤於德而底於道也

惟刑則凶曷言乎祥也本好生之心而士皆吉士俾民不犯於有司以庶幾於刑措其祥也哉

五刑疑赦既非虞書之贖刑而罰自百鍰至千豈古者罪人盡多金耶將無富者生貧者終不免耶此蕭望之所謂法不壹而傷化者也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何也蓋佞者尚口工於察情偽然或慘覈少恩矣以獄辭付之則淫刑以逞耳烏乎可良長者也其於獄也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未有不持情法之平者平則中帝王生天下之心也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穆公悔過之辭也愚謂志士立功學者居業皆當有感於斯言

杌隍由一人何也蔽賢則禍深故也榮懷亦由一人何也以人事君則利及後世故也霸者之言足備法戒故附於帝王之書之後

秦誓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人閱歷既深一話一言皆有根抵可以其遠於事情忽之耶

勝心生則傲恃心生則傲恃崇高乎鄙矣即恃才不足觀者也有之敗德長則日生而不已且階禍焉可乎哉欲人之情亦理之反克之惟恐不去乃縱之而一往不收乎賊義戕生莫甚於此也人各有志志於道患其不足志於利患其有餘且夫大人君子之志未有不虛而能受者自滿而驕又何加焉謙卦所以戒盈也樂乎道樂乎善終身焉可矣若夫耳目之樂可寓也而不可溺也頽流蕩以至於極耶之四者情之所不能無理之所不可有故曲禮備戒之然第曰不可長不可縱不可滿不可極而已蓋先王制禮因人情為之節文而不強人以所難也以理自勝而塞其

源其惟主敬之君子哉

財有得之非貪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得也苟得則斷斷不可難有免而非怯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免也苟免則斷斷不可蓋禮所以制中亦權衡於義而止焉而精義之學又非一朝夕之故也夫惟積之有素持之甚嚴然後見大利而不能移臨大節而不可奪不然以空踈無據之心猝然當可艷可危之境鮮不苟且應之賊義而觸禮之禁也已

愛人之謂禮敬人之謂禮說人何禮而况於妄記曰禮不妄說人則夫紛紛工說人之術者竊禮之似而附託焉者非禮也

曲禮以僚友與鄉黨執友並舉同官為僚非偶然也將以諮訪職業砥礪廉隅有不信義相結者耶今人則同官而異心苟利於己忍於行詐由中之言久不宣諸口矣

孝子之心未嘗須臾忘父母而其視聽顧須臾忘父母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人子愛敬之誠至此亦已極矣

登高遂顛耶臨深遂墜耶苟訾苟笑遂近於讒且謔耶服闇遂墮行冥冥登危遂行險僥倖耶而孝子有懼

心焉曰之數者有一於此吾懼其虧體而辱親也蓋
古人孝於其親自守身始曾子學本慎獨日三省其
身所以卓然稱純孝而至德要道獨得其傳於夫子
也

幼子蒙待養之時立誠恒於斯作偽恒於斯轉移於示
之者而不自知也常示無誑易所謂養正而聖功者
非耶不義之習與性成斷斷無之矣

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夫言而善不和固無害
不善又焉取此同聲相應為哉漫無折衷無是非之
心者也因而媚人又豈復有羞惡之心故曲禮戒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栢巾櫛不親授內言外言不出入
於相其遠嫌也至矣而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而反
也兄弟亦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焉不已甚乎哉
然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不以兄弟之故
潰男女之大防也易曰閑有家悔亡此物此志也夫
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故盡歡於人其常也而不
盡人之歡竭忠於人其常也而不竭人之忠此交之
所以全乎不然而責望過深鮮不至如張陳之相然
信以死者卒相滅亡也夫

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蓋先王制禮毀不

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可以知古者人子之過用其情必有居親喪以至於傷生者故重憂之而切戒之如此嗚呼凡今之人誰復遺先王之憂也哉

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澤及天下後世大言也治一事効一官小利也人臣隨分進言凡以為國與民而已豈暇為其身謀而鄭氏訓利為祿賞是入言早圖自利懷二心矣豈純臣之所以事君哉橫渠張氏藍田呂氏說是

事君不下違何也責難陳善堯舜其君者也忠之至也不尚辭何也專務樸謹恥騰口說紳士也非其人弗自何也不附私門不受嬖御汲引蹈道而守貞者也游言虛誕無稽之言易繁辭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是也用其言於朝廷則亂政用其言於邦國則傷化叢姦非細故也大人有政教之責禁之不暇頌倡之乎在所必倡則惟稟經酌雅不刺謬於聖人者爾

